



人類經濟進化史略

上海泰東圖書印行

1928.



MG
F119



3 1772 1076 6

凡例

本書係從 Ely and Wicker 兩氏合著之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書之第一編 *A Brief Sketch of Economic History* 譯出。

原書既爲全書的一部，故其文字間，每有與他部互的照應之處；又以書爲美國人所著，對於「美國」常稱爲「我國」；此等情形，對於讀者頗行不便，而又無關內容，故皆酌爲改去。

譯文對於原文，雖力求其忠實，但以成就時間甚短，恐仍有不要之處，甚望讀者諸君之賜教也。

譯者 一九二·七·二四

34886

人類經濟進化史略目錄

凡例

第一章 序論

經濟史是甚麼？

普通的觀察

歷史的時期

第二章 工業發達以前各時期

一、漁獵時期

普通的性質

狩獵族

捕魚族

目 錄

二、遊牧時期

普通的性質

徵示這時期的變遷

遷徙

土地所有權

私產

商業

交易的起原

三、農業時期

普通的性質

土地所有權

勞工階級的起原

商業

反映思想的法律和風俗

「鄰人」和「生人」

農業時期的存在期

四、手工時期

普通的性質

職業

商業

錢幣

城

同業公會制度

政治自由

第三章 工業時期

普通的性質

階級間的關係——工場的發生

工值制度

競爭

銀行與證券

轉運

道德和法律的限制

第四章 英國的工業時期

農業

園地

過渡時代的弊病

製造

轉運

經濟法制

工資

一七六〇年思潮的狀態

製造上的變化

轉運上的變化

經濟法制上的變化

工律

這些變化的結果

工業的恐慌

城市的進化

商業的動搖

政府消極政策的反響

貨物的公共檢察

工作的社會保護

工團與政府

結論

第五章 美國的工業時期

英美兩國工業革命的比較

過渡困難的比較

實行競爭的困難的比較

近代工業的集中與完成

商權壟斷

美國裏競爭的社會限制

美國的工律

禁止劣貨的法律

商權壟斷的社會制裁

加力競爭的試驗

公共裁制

人類經濟進化史略

公共所有權

人類經濟進化史略

邵光讀

第一章 序論

經濟史是甚麼？

我們起首研究經濟歷史，最好光把經濟學的性質加一番思索。普通容易想到的，像文學史，政治學史，宗教史，和別種歷史等等，有一方面相同：他們全是「人的歷史」。他們每一種，講述人的一種活動。經濟史也和他們一樣。他的主人是「人」；但是他承辦的却很淺近，不講人的政治或信仰，祇講他關於求一生計的種種奮力。有些人用狹小的觀點，很藐視我們的主旨，說：祇於是是一種「麵包和牛乳」的科學。即使這種科學果是這樣，仍有使我們精密研究的價值。何況他所包括的，實際上還不祇麵包和牛乳呢？稍一沈思，便明白無論那一種，即使很高尚的活動，也必有些地方，必要依賴「實物」所



以我們這種主旨——人類爲滿求他的欲求，而取得和消耗實物的奮力；或換句話，爲取得一個生計，——對於任何人，全要發生興趣；並且對於任何種人類的活動，全有密切的聯結。

普通的觀察

在我們評論人類在經濟上努力的歷史的起首，就看見關於取得貨物種種不同的方法；終久可以歸納成兩類：或是「尋找」或是「製造」。這兩種方法，固然常接着種種的分數，互相混合；但是爲現在的清楚，我們可以把他們分開。沒有文化的人「尋找」他所用的物件；有文化的人更進而研究那「製造」的方法。文化的物質方面，確然大部分括有需要許多的物件，和學習他們的造法，和用法。

歷史以前，人類經濟的活動，極爲神秘；我們關於他，只能夠加以推測。我

們有許多證據證明歷史以前的人類，像野獸一般的取得他的物件，只於能承受自然的產物；絕沒有控制自然的權力；並且祇用地穴，或最簡單的機謀，保獲他們自己，不受種種的禍患。

歷史的時期

我們纔講過的文明時代極爲渺遠，關於他的事蹟，也很不確實，並且非常的零雜；使我們完全不能在經濟變動上，把他分作一個時期專去論述。所以我們一直去講普通承認的，有規律的時期。這時期的起首，人類已竟能夠取火，知道食肉，並且有一種政治的組織，雖然不完全。這般起首，我們可以把人類經濟發展的時間，很明顯的——以人類取得貨物的方法爲觀點——分爲五個時期如下：

(一) 漁獵時期 (The hunting and fishing stage)

- (一) 游牧時期 (The pastoral or nomadic stage)
- (二) 農業時期 (The agricultural stage)
- (三) 手工或商業時期 (The handicraft, or trade and commerce stage)
- (四) 工藝時期 (The industrial stage)

要以支配經濟單位的面積作為觀點，則人類的歷史，可為以下的四個時期：

- (一) 獨立經濟時期 (The stage of independent economy)
- (二) 城市或地方經濟時期 (The stage of town or local economy)
- (三) 國家經濟時期 (The stage of national economy)
- (四) 世界經濟時期 (The stage of world economy)

再以人類交易貨物的方法的發展作為觀點，我們也可以同樣分為以

下四個時期：

- (一) 互相贈與時期 (The stage of mutual giving of gifts)
 - (二) 物品交換經濟時期 (The stage of "truck" or barter economy)
 - (三) 銀錢經濟時期 (The stage of money economy)
 - (四) 證券經濟時期 (The stage of credit economy)
- 再用工制爲觀點，觀容經濟的變遷，可得以下六個時期：
- (一) 屠殺因戰爭俘得的敵人——沒有一定或有規律的工作 (Slaughter of enemies taken in battle——no steady, regular labor.)
 - (二) 奴隸制度 (Slavery)
 - (三) 傭工制度 (Serfdom)
 - (四) 大部分被風俗支配的契約的「自由工作」 ("Free labor" governed

largely by custom in the making of contracts)

(五)個人契約的「自由工作」(“The labor” with individual contracts)

(六)用法律制定集合的契約的「自由工作」(“The labor” with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group contract regulated increasingly by statute)

這些分類，可以合起來作成一個商單的表，他們在表內的位置，略示他的歷史關係。

經濟時期略表

以生產為觀點		以交易為觀點		以工作為觀點	
(一)漁	獵	(一)獨立經濟	(一)互相贈送	(一)戰爭時敵人的殺戮	
(二)遊	牧	(二)城市或地方經濟	(二)物品交易		
(三)農	業				

在這些分類裏的時期，我們不要談以爲是明白的，或嚴格的分離。而在一個固定的時候，可以看出人類把「取得」或「交易」貨物的方法，棄舍了某一種，而應用了另一種。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經過的狼狽，幾乎不能找出一些痕跡。讀者要是讀過動物學，或植物學，我們說兩個相接的時期，恰如同在生物裏種種相近的科目；或者可以明白這個解說，並且也不要誤會。在這個時期的人，把上一期的特點，完全棄掉。常常前時期的特點，到後時期依然完全存在，或竟更加增了他們的重要；像現在的商業貿易，比較在他自己的「手工時期」裏的範圍，增加了許多；但這時既另發達一種別的重要的「經濟生活的特點」來表明這時期的新精神，所以我們用別一種名詞，去表明這種變動。在現在的美國裏，把已竟講過的各時期，幾乎會能夠找出實例來。貨品交易，在他們國裏的幾個地方，仍是一種最通行的交易方法。

並且誠然有較少的幾個地方，已竟完全用證券交易，替代了銀錢交易。並且因爲國裏人民的西部進化運動，人類生產力歷史裏的各時期，從西向東可以依次而見，是很有趣味的。國之西部各處，大部分仍被獵人佔領；東一些便是大部分的遊牧民族；再東一些，農業纔佔了優勢，商務和貿易以密士師必河（Mississippi River）以東，和西部盡頭爲興盛；製造廠則多在北大西洋沿岸，和北部中央各州；最末後，人類經濟發展的最末一步，要提到了他的法律根據，不過祇限於大西洋海岸各地，或者更不必告訴讀者，美國的獵人，牧人，農夫，和手藝工人，全部因爲交通的利便，和接近世界別部人民最近工業造詣的結果，已竟把他們的生活，改變了許多，但是那一方面，觀察他們未改去的前時期特徵，也很有趣。

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按以上任何種的時期去研究，但仍以接着

在「人類取得物的方法的歷史」裏所分的時期去講最爲重要。

第二章 工業發達以前各時期

一·漁獵時期

普通的性質

在人類經濟發展的第一個時期裏，以自然爲生產的大工廠。幾乎沒有工作，更沒有資本。各種工作，大概委於婦人，他們以爲工作是下賤的。男子對於自然界的產物，已竟知足；他們的工作，不過是收集這些禮物的形式罷了。他們沒進化到利用禽獸以達他們的欲望；更沒想到馴養些有用的禽獸。用手工去改造自然產物，更是他們不足道的活動。就便在物產豐富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存儲起些來，以備缺乏的時候取用。美國的印第安人（Indians）雖與較高的文明接觸，也未常沾染，很可以當作這個經濟進化的一個實例。

經濟活動在這個時期裏，隔膜異常，所以漁獵時期，和以不相繼兩個時期，統屬於獨立經濟時期。換一句話，就是貨物的收授，不像我們現在，大概是一羣人，去到許多國經營交易；他們却只限於在一個簡單的家庭裏，每一個家庭，將他們所消費的，幾乎完全能夠生產。也因為這個原故，雖然他們不是不願意有機會去交換些新奇的貨物，但是他們幾乎並沒有可交換的貨物。既然沒有物產的交換，和工作的分類，隨着也就沒有經濟的競爭，和工業的衝突。產業的大部分，像土地等，全是社會羣衆的公共產業。至於私產，祇不過限於爭鬥的兵器，日用的器具，和工作的暫時報酬，數種而已。

狩獵族

雖然我們把狩獵和捕魚兩族放在經濟變化的同一平面上，但是我們可以明白找出他們的生活，有些是專靠着獵物，也有些大概依賴着捕魚。在

狩獵族裏因爲工作和生活的關係他們有幾種發達最高的性質像「機巧」
「cunning」^〇「忍耐」^〇「endurance」和「體力」^〇「bodily strength」但是並不
發達工業的思考，或處置自然的法則。他們的生活情形只限於稀薄的民族。
在這個時期裏，每一個獵夫，計算着總得有五萬英畝（每英畝約合華六畝）
或是七十八英方里，纔能供給他的需要。這樣大的面積，在現在羅得島（Rho-
de Islands）裏，平均可供給五萬多人。世界的大城倫敦的密度，總當
他的三百萬倍。因廣大土地的需要，所以有時，一不足人民的佔據，戰爭，就變
成經濟上的必要事實。這種情形，同時又是使我們自相殘殺的一個原因。數
目的增加，使人民時時有餓死之險；所以漸漸養成食敵人的風俗。

捕魚族

我們可以想到那時的捕魚族，必要較狩獵族和平一些。他們人民的密

度，也較爲增加；一方面因爲他們的性質和平，又因爲他們每人所需要的土地面積，也很狹小，不必常常遷徙，以尋覓新的食料，他們自然的就有較大的食物聚積所。他們建築較能耐久的住處，製造船隻和捕魚的器具，就全體而論，我們可以說：「人類控制自然界的力量在捕魚族裏較在狩獵族裏爲大」。*The power of man over nature is greater among fishing than among hunting tribes.* 古時的捕魚族，只有在現在寒帶各地可以看見他們一些蹤跡。

二· 游牧時期

普通的性質

在使用他所找着的野蠻人民和製造他所需的開化人民的中間，有一個過渡時期。這時期的人，既不專依賴他所能找着的，也不能像我們平

常所想到的製造物件，到一個大的限度，但是寧可說他是「增高」(“Raising”)。物品換句話，就是他已竟稍微知道幫助自然界的勢力。他已竟學習着工作和儲蓄。他們固然很早的就能製造幾種簡單的器具，像弓，箭，和簡陋的石器；但是除了這幾種最少的例外，應當注意，人類征服自然，不先從死物——不從沒有生氣的東西，——從活的，或有生氣的東西。他們不利用金屬物；而利用禽獸，或植物；並且學習着用技術以增加他們的生產量。就是在這兩種活物裏，他也先征服那生活形式較高的，——和他們自己的生活形式，較爲相近，——並且按普通情形，非經過很長久的時間，他們決不能實行甚麼有價值的權力，以駕馭植物生活，爲他們自己的需用。

徵示這個時期的變遷

狩獵族要不祇於依賴着捕殺禽獸，以得他們的食料，而學得蓄養他們

的技術；這族便進化到第二步的經濟紀元，即我們所謂遊牧時期。就使在狩獵時期裏，人類畜養狗馬等以狩獵，已竟是這進化的根基；後來到了把牧畜的禽獸，範圍闊大，以供給人類的食用，纔算是畜牧時期的起首。但是前時期的特點，依然繼續存在。如同這時的人，固是大部分取給於獸類，但是他仍使牲畜自己尋找他們的食料。所以這時的人類，固然不必爲他自己的食料，而常常遷徙；但是爲尋找他所養牲畜的草料，却也不能固守一地。所以仍舊不能建設城池。併且在這個時期裏的土地，雖然比在上一個時期能供給較多的人民，仍苦不能供應相等；族與族，家與家，常常因爲爭一塊牧地，而發生很嚴重的衝突。按照著名地理學家瑞資利教授 (Prof. Ratzel) 的統計；每方英里平均能供給遊牧民族二人至五人。因此，戰爭仍繼續以減少人數，但是有一種重要的變遷：經過很久的時代，由戰爭而得的俘虜，大概被殺，惟婦人、童

子，則常得饒恕；直到人類養了禽獸以取得食料，纔不再去吃人肉。後來以爲奴隸被役於主人，很爲有益。於是用奴隸制度，代替了吃人和殺人制度。古代的奴隸制度，並算不得普通；因爲婦人把所有的賤役，幾乎完全做去。奴隸要沒有兵器，簡直就沒有甚麼用處；有了兵器，則將不斷的反叛主人。

遷徙

這時期的人民，各處遊泊，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一來因爲原地的牧草，已經用盡；或者因爲一族在一處居住過久，則數目自然的加多。在西歷前幾世紀，就是因爲這種人滿的情形，亞洲中部人民，纔侵入歐洲，以遊牧殖民。

土地所有權

從我所已竟說過的，可以看出，那時的土地所有權，祇有我們現在意義的一小部分。各族大概全佔領一塊地方，以爲暫時的牧場，而不許別族也在

這兒牧畜。但是這族裏的個人，並沒有土地，即有亦極少。土地所有權，祇於在土地自身較爲更有用的時候，或在土地的出產較用以牧畜更直接的時候，纔漸漸發達。

私產

但是這時期的私產，除了田地以外，別種物件，竟算不得稀奇了。並且能聚積很大的財產，括有獸羣，金，銀，細棉織物，和寶石，——簡單說，這種事物，對於野蠻人的繁華妝飾，已竟發生興趣，並且也可以互相轉運。就使在這些早的時期，我們也可以看去個人的財產，極不平等，貧富的階級，也很嚴厲而不相混。

商業

除了人類的財產的進化以外，還有些微交易或商業，作成這個的原故，

不雖尋索，既然要有商業，不祇於得有財產，並且得有幾種不同的財產。一個牛換一個牛，利不換一樣。所以有些微交易，我們一定是指着不同的物品交換，但要按着「商業」的現在意義來講，那時幾乎就不能存在。每一個家族的經濟，大蓋是可以自己供應他們自己。

交易的起原

這種商務不過是物品和物品，或是交易更早的形式，互相餽贈。有規律交易的最早形式，「物品交易」，竟自發源於互相送禮的練習，實是件很有趣的事實。在現在的老舊民族裏，並不承認「物品交易」是一種制度；但是一個人要贈與別人一宗禮物，他一定預期一種回禮；並且接到回禮，也必要詳細審查，以決定他已竟得到和他的餽贈相等的物品。

三・農業時期

普通的性質

人類的次一種成就，使他在他的發展上更進一個分明的時期，關係非常重要。他已竟知道怎樣去處置動物，以得利益；這時他又學習着去「處置」植物，而隨意使他們增加。於是除了畜牧，遊獵以外，又添了農產的收入。人類因為食料的種類漸多，也就可以停止了他們的遊蕩生活。結果，人民的密度又增加了些。瑞典資利教授的統計說：農業的民族，較遊牧的民族，密度可以增六倍。較多的民族，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於是人民裏又發生了種種的新關係，新責任，新藝術，和文明的新希望。政治團體，我們所謂「國家」，在這種情形上面，就已起首。

土地所有權

因為人民密度的增加，和住居時間的較久，達到第三個結果——土地

的私有權。開墾土地，要想成功，必要個人精細的注意和謹慎；這纔覺得土地有某種分割的必要。

勞工階級的起原

產生農業時期的變化，的最重要結果，或者就是「奴隸」進化而成爲一種制度。我們說過，在前個時代，已竟發生了奴隸，但只到了農業時期，他纔變成一種重要的，——幾乎基本的經濟組織。管理牲畜，不需要長久的工作；但耕種田地，則確是一種真實的工作，古時的人，不喜歡作工；他們也不會用很長久的時間，去練習工作，和別練習種不良的習慣一般。所以不怪他們饒恕了他們的俘虜的性命，爲得是使他們去作耕地的工作。這種人道，我們看去，似乎沒有甚麼理由；但只要是人道的結果，有些理由就比沒有強。以後漸有一部分人的作工，不因爲被人的指定，而因爲自身的需要，長久了，纔成了自

由工作，他們既是自由的，人工工作也就變成自由的了；於是工作的習慣，在人類纔已竟定了根基。

商業

財產既屢次增加，對於商務的傾向也因而增加；但是因爲人類的欲求和財產在各地方差不多還全很相同，所以交易的機會仍自不多。所有這時的商務，大蓋由於好奢華而起；並且繼續很久，全是這種情形。或者就因爲這個原故，古時的哲學家，和早年的基督教各教主對於商業，纔表示最輕蔑的意思。

反映思想的法律和風俗

這時由法律和風俗反映出來的人類思想的變遷和增大，也很可注意。

毛賽克律 *Mosaic code* 是爲管理在遊牧時期和農業時期的人民而組織

的，對於這些新的思想，或可供給最好的資料。即使在這時期以前，已竟有許多風俗，以限制生活；但只在毛賽克律裏，使我們感想這時承認的責任和限制，竟自增加了好多。有了固定的居寓，就有了政府。政府有他的法律官，治理官，和保護官——他的許多「你們應當……」和「你們不應當……」所有這些，全是因為這時的人類，已是固定的鄰居，所以極需要一種固定的知識，而不致自動的，或被動的互相侵犯自由。假如人類要居處密切，而平安享受他所積蓄的財產；永遠必須有一種普遍的意志，對於少數，施以猛烈的強迫。

「鄰人」和「生人」

還有有注意價值的，便是經過很長久的時期，大蓋全承認，無論是法律或責任，祇於在本地纔能夠應用；出了本族，或本國的界域，簡直他們的效力，就完全失掉。例如，古代的德國社會裏，許多範圍很小的民族，中間以無人佔

據的地方，互相隔離；各族的人，以兄弟的友誼，共同居住；財產公共，並且極力尊重相互的各種權力。但是兩族的人，要在分離他們的中立地帶來貿易，則所有的苛刻習慣，沒有不許可的。在本地想不到的事實，在這兒可以沒有問題的經過。

農業時期的存在期

農業時期，在許多民族裏，全經過了幾個世紀。在歐洲西部的文明發展，直到建築城市的偉大運動起首，纔從農業時期，進化到高一些的形式。確然他不曾被經濟生活的以後各時期，把他完全改掉；但祇是隨時的修改——不斷的修改。即使在現代的美國工業生活，依然可以明白看出這時期的特點。

四·手工時期

普通的性質

我們在前面說「製造」物品是實在物質文明的起點。我們現在所講的，便是人類「製造」物品的時期。極普通，我們可以說人類製造物品，有兩種方法：第一直接用手，有時也用簡單的工具來幫助；第二間接用手，以普通用非人力推行的機器，在中間介紹人類的進化，自然先達到用手直接去製造物品；以後爲加快或增進他的工作，纔利用機器，和使牲畜，流水，風，汽，電，煤氣，激發等所發生的力。我們用以代表製造物品的「製造」，在十九世紀以前，這個字的惡意，和造成他的拉丁字，所指的相同，指着「用手製造物品」。以後這個字的意思，纔擴大；我們可以說有兩種製造：第一手工製造，第二機器力製造。手工製造，便是第四個時期的基礎。

不用說「工作」和「資本」——用爲增加當時工作出產的過去的

工作的結果——在這時比以前重要了許多。人類用他的精力來變化物質的原料。他知道編織物品，和用金類或木質製造物品，和利用有生，或無生的自然產物。我們要把這些重要的結果，分作幾項去說，必更明白清楚了許多。

(1) 職業 (Trades) 工作的技能，由於屢次的工作。「知百工的人，不能精一業」，「The Jack of all trades is master of none」，所以手工業興起，人類受私利的引導，使他們那樣分工，纔能供應當時的需要，適合當時的環境，並且能於中取得利益，以故我們在這個時期裏，尋出職業的分類：有些人是鐵匠，有些人是鞋匠，有些是紡織工，和其他等等。好多姓氏像「斯密斯」(Smith)「背克爾」(Baker)「決惡爾」(Joyner)「替樂爾」(Taylor) 等等，在這時比現在注意的多。

(2) 商業 (Commerce) 我們曾屢次提到，假若人們要全從事於大蓋

相同的一種職業，保沒有商業可言。但那時社會的範圍，要較爲加大他們的欲求，也漸爲復雜，於是他們的貨物的質量，也就因之增加；並且那時他們終久能夠在職業上分工；商業的範圍，這纔普遍；商業的價值，這纔重要。那時每人有他的職業，而單單製造一種貨物；他既不能把他所製成的完全消費，也不能把他所消費的完全製造，——因爲他所消費的不祇是一種，所以他必要交易。所以製造一發達，我們立刻覺得商業的必要，我們不能說商業是製造的結果，也不能說製造是商業的結果。我們必須寧可把他們看作互相爲因，互相爲果；他們相連的原因，就是人類欲求和文化的進步。這個時期，因爲商業的形狀，常常的稱爲商業時期；但我們更可以簡單稱他爲手工時期。因爲這時期主要的現象，祇是手工，至於商業，在這時的意義，比在近代小的多。

商業既已進化，有些人便消費他們所有的時間，專去交易別人造成的貨物；而以所節省工人直接販賣所必費的時間和困難，作他們的報酬。並且各國也全以為交易他們本國的特產，能夠取得利益；於是更需要一種過經特別訓練的人，專去經營這種交易的事業。在的個時期，國與國，社會與社會中間，所發生的商務，因為道路的不便，很受了些阻礙；但是能夠用水轉運貨物的地方，就便最笨重的貨物的交易，也頗行發達。

(三) 錢幣 (Money) 當商業制度，這樣的普遍，物品交易，一定完全不能適宜。在最初的民族裏，惟一的交易制度，祇是物品和物品。有許多在野蠻民族裏的旅行家，常常講說很有趣的故事，關於在這種制度下，而經驗取得貨物的困難。這裏，我們實不能詳說物品交易的限度，但是我們可以說一種物品交易的重要「原素」——即他必要具有著作家所謂「欲望的交互」。

「reciprocity of desire」這種語式的意思是：凡是一種物品交易未成立以前，這個人有一種用不盡的貨物，而需要別一種貨物，他必須另找一個人，他的貨品和欲求，正和他自己相反，這交易纔有成立的餘地。就祇於找尋這樣「適合」的困難，已竟能阻止「物品交易」成爲一種有效力的制度。人類既互相用物品交易，經過一個時間，可以找出一些種貨物，較別種爲通用，更有一種，或少數幾種貨物，最爲通用。這些普通適用的貨物裏，因爲經濟發展的時代，和他方的關係，也各自不同。在古時的人民，普通最適用的，常是妝飾用品。人民既然漸知這種物品較爲通用，當他們交易，他們自己輪流着容受這種物品，也就漸漸容易；並且因爲屢次的使用，承認擁有這種物品的利益，也相繼增加。不用再往深處解說，我們就可以得個結論：「在每種民族裏，自然的，並且大部分是由於不知不覺的手續，必得發生一種或數種物品。

經普通的收受和承認，作爲交易的媒介]“Spontaneously and in large part by unconscious processes there has always grown up among every people some one generally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medium of exchange or some few things that have been so recognized.” 這個媒介，既然發源於「接收」“Acceptability”和「承認」“Cognizability”便漸漸有了我們現在所謂「錢幣」的性質。在手工或商業時期，金銀就已竟用做這個目的，以後因爲普通承認的「合宜」纔把他們製成錢幣。

(四)城 (Clite) 在農業時期裏，務農的人，已竟有組織村莊的趨勢；但那時人民，宜於散居，所以不能聚集許多。在那一方面，製造正有相反的趨勢。假若人要以他們的職業或交易爲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居處相近。所以在海岸、河濱的各城市，宜於商務的進行；人類既能製造，他們也就隨時發達。

(五)同業公會制度(The Guild System)走進社會的新勢力，並不保護他們自己。所以這些職業，必要組織，以成一種有秩序的事業。每種職業，有他自己的「同業公會」裏面逐部規定，這職業怎樣進行，這職業能容納幾多，和這職業應當怎樣練習。普通各地，這些公會可以支配當地政府，所以法律上也準許這些規則。

(六)政治自由 (Political Freedom) 歐洲各部，農業時期大蓋發生於封建制度。在那制度下，各諸侯處於命令的地位，極像以前畜牧部落的族長，並且領有他的民族佔領的土地。耕種這土地的人，便成爲農奴。這些農奴雖然不能離田地而被賣，但他們必須居住在諸侯的領土以內，而與他做工。至於他們的報酬，或是隨這諸侯的私意，或是按照教堂助成的風俗，或輿論所制定的。於是田奴隸制度，一變而爲農奴制度。有時商業的城市，變成大封建

的對敵，諸侯覺得他們的勢力可怕，有時也反對城市，於是兩方面常常發生爭鬥和條件。後來，終久城市戰勝而得到他們的特權，於是城市變成自由城市；農奴跑到這裏，也被容納而得自由，這樣至少也破壞了城市的封建制度，並且奴隸和農奴兩種制度，既皆消滅，人類在謀生技能上的進步，便也歸結到別一種大步法，而傾向於「自由」和「人道」。

第三章 工業時期

現在我們講到人類經濟的活動的第末一個時期了。既然我們大家全正在這個時期裏過活，所以講他的時候，一定要比以前剛講了的各時期詳細一些纔好。先把這時期的性質，與最近前一個時期不同的地方，普通一說，然後我們再講爲這時期前驅的「偉大的運動」的歷史。因爲在英國這個時期初起首，而在美國則或者已到極點，所以我們以這兩國爲本，去討論這些運動的歷史。

對於這個時期，要比我們這本書裏更加細密一些的研究，就可以看工業時期，走到現在，已竟經過三次明顯的變態。最初的變態——謂從一七六〇年到一八三〇年——的特別性質，爲「機器工業和汽力應用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industry and the application to it of steam power」從大蓋一八二〇年到大蓋一八七〇年之際，其工業之特質爲「汽。力。運。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steam-power transportation」從最近時期到現在，最顯著的事實，便是「用。散。布。極。速。的。聯。合。組。織。使。工。業。集。中。與。合。併。」「Concent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industry under a rapidly spreading corporate organization」「集中」「Concentration」這個字，表明一種對於生產的趨勢，用幾個簡單的職業單位（Business）以增加一種產物的總額，或分數。至於「合併」「Integration」這個字，也是表明一種對於生產的趨勢，由幾個簡單的職業單位，聯合——普通是這樣——以增加貨物種類的數目。我們要遂細研究這些時期，這本書的篇幅和宗旨，全是不容許的。不過我們要遇着較重要的地方，我們的解說，自然也要略爲加詳。

普通的性質

我們已竟說過，人類製造物品，可以用手，也可以用機力。到人類能夠完全製造的時候，是很大一步進化，至於到人類能用機力製造的時候，便是社會的一種變遷。人類的筋力，要和外界自然的力，兩相比較，簡直沒有力的價值可言；並且用人類自己的力量，最大的成功，仍是比較着沒有什麼重要。但人類有靈敏的腦子，可以用他的腦力，以向前進步。

對於讀者，簡直不必提及工業時期起首，有由汽機而發生的各種「發明」和「發見」。這個重要的變遷，大概全承認在一千七百六十九年。這裏像前章一樣，假若我們把他的位置分析，並且將在工業時期，與前時期的經濟發展，顯出他們性質的不同來，必能幫助讀者的了解。

一·階級間的關係

在手工製造的舊制度下面，主人常常自己工作以爲表率，或者有旁人同他合作，像學徒和日工；後來他們——學徒和日工——自己也就成爲主人。於是我們可以說，人人有他們的職業完全所有權；爲他們自己的原故而工作；並且凡是他們工作的物品，和製造的用具，全是他們自己的。價目高了，他們就得着利益。精確說來，製造上並沒有等級的差別。一個學徒或日工，簡直就是候補的主人；很親密的住在主人的家裏，並且常常的就娶了這主人的女童，後來竟承繼這個職業。

工場的發生

但是要使每一個工人，全得一個機器，和一個精緻的製造器械，便顯然辦不到的了。所以利用汽力製造的結果，便是有少數的幾個人，比別人好，或富些，作一個試驗，買高價的機器，僱多數的工人，立時戰敗了他們的保

守的敵人——反對這個變遷的。在這種情形下面，像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工廠制度還可以限止或破壞家庭工業的老制度。反對的人，也必須就這個範圍，他們不樂意這種辦法，他們也沒有忍耐力來在這裏工作，但是後來耗費了他們的財產，倒閉了他們的職業，反對成功的希望，已竟去了，他們祇得退讓，並且悻悻的像別的工人一樣，向新工廠裏去找尋位置。

在這個工業的大變遷以前，我們已竟說過，僱主和工人並沒有級的等差，同嚴格的，或固定的劃分。那時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並且互相尊敬；在主人方面，心裏常常想起自己做學從時的滋味；而工人心中，則常有將來要得獨自主位置的希望。到了現在，我們有兩個分明的階級，情感似乎不能相合；並且他們中間還有一道鴻溝，這道鴻溝，在舊社會裏，幾乎沒有幾個人能夠希望越過。

二、工值制度

早時的工人，所製造的貨物，全是他所有的；賣去的價值，也全是他所能得的。在一種分工制度下面，每人製造一種物品，並且一種完全物品，自然是這般了。但是今日求得的，更有效力的生產方法，則需要更分類的工作，或直說「工作的聯合」(Combination of labor)。現在要用許多人，增加製造一種物品的效力。但是假如有些人，共做一箱鞋：這個人祇切鞋底，那個人祇做後踵，及……誰能說出每一個工人，究竟做了多少隻鞋？然後，僱主他得備辦原料和機器，還得受承賠累的危险。他必得有報酬的。但是他所得的，應當是全數幾分之幾？從這些困難裏，必要想出方法來。那時採用的方法，其實是最簡單的。或者也許是最好的。僱主滿要了這些鞋，而另報酬工人的工作，——並不是他們的工作的實在出產。祇是代表與他們的工作相等的一種約定的

工值於是纔發生近世僱工的「工值制度」。

三・競爭

在舊日的同業公會制度下面，製造的貨，專售於本地的市場；凡價值及許多別種工業上的要素，大蓋要受制於風俗，或法律。一個人要打算比他的鄰人賣了賤價，他就要成爲大家的公敵。人們所能競爭的，有時候只在貨品的善惡；但就在這一點，風俗和法律，也有時把他放在一個死的平行綫上；他決定了某貨物應當有甚麼品質。

但是到了工業時期，大規模的市場，既然發生，所有這種情形，也就爲之一變。那些工場，不祇於競爭一個單獨的城，或省的商業，直去競爭全國或全世界的商業。生產者更不居在一處，而爲友誼的交際，竟自變成讎敵的事業。在一國裏，常常佔據不同的各部，手工時期，還是一個通行的「城市經濟」。

時期；工業時期，則成了「國家經濟」時期；並且到了我們現代，發展的簡直有些像「世界經濟」。在這種情形下面，競爭更必須一時比一時激烈，並不是貨物品質的競爭，簡直是賺錢的競爭。

這種爭鬥，也有他的好結果。就是人類必要興奮他們的毅力，和經營性。一種發明，緊隨着一種發明；經營最有利益的地方，商業立時發達；因為機器的增加，和商場的進化，使分工有益，於是把工作的手續，一分而至於再分；因為這些，和別種原故，使生產的消費，不住的減縮。

當時的思想家的心裏，自然要深深的印象着財產的迅速增加，是由於競爭——或寧可說工業的自由——和舊日許多同業公會限制的煩擾，並且還有些要中傷這新運動的人，正在那兒高鳴不平。這些思想家忽略了沒有限制的自由的弊病，並且只看了他的利益，就斷言國家不應當去干涉工

業像以前一般工業所需要的，只是使他自己去達到最美善的結果。以後必要注意，因政府實行服從這種理論而得到的幾個結果。

四·銀行與證券

所有偉大的運動，全有複雜的內容，他的各部分全互爲因果。在前個時期，發展了錢幣；在這個工業時期，則發展了證券。證券對於別種表明這個時期性質的幾個變遷，一方面是他們的結果，一方面又是他們的原因。現在零碎的商業，和普通小數目的買賣，大概仍用錢幣爲交易的媒介；但是遇着了大宗的貿易，則大蓋要代以各種的證券：像支票、匯票、和交易券，並且要爲證券安設一種特別的組織，於是社會上就有發生我們現在所謂銀行制度的必要了。所以一種大進步，產生了許多別的進步，而同時又是他們的結果。在一七八二年美國祇有一處銀行，到一九一四年的七月，則有國家銀行七五

七八處，州立銀行一四五一二處，私立銀行一〇六四處，和一五六四處，借貸與托辣斯的會社，——共有二四七一八個組織，大部分或專去經營商業銀行。

五·轉運

工業時期以前，運輸物品問題，比進了工業時期以後，其重要相差很遠。要祇於用牲畜和大車，在陸地上道途一遠，便運不了許多，並且時常有的道路極壞，連這種轉運力，也不能得着好結果。陸路的轉運，既然有這些困難，所以那時的商務，像從前一樣，主要的總是依賴着水。帆船雖然很慢，但只要兩地被水連接，則能夠載運很笨重的貨，所以大的城市，永遠是在水的附近，就中尤以沿海的為最多，有時也濱湖河。到了現在，我們因為自然或技藝的供給，已竟離開水道，就使離可通船舶的湖河或海岸很遠的地方，也可以發生

重要的城市固然尚有極少數的城，因為地位的關係，還以水路交通爲主體。在所有這些裏，我們可以看出文化的程度，以人類支配自然界的程度增近爲轉移。

六·道德和法律的限制

經濟的發展，在過去的時期裏，我們可以着見鄰人和生人的中間，永遠畫着一道清楚的界限。一個家庭，和幾個鄰居，組成一個屢次增大的團體，並且永遠有些條法律和風俗，去保護他們；在那一方面，生人則決不能享受這些算爲有利益的待遇。誠以「生人」"Stranger"，這個字，在許多種言語裏，簡直含有「敵人」"Enemy"的意義。工業時期的性質，就是把鄰人和生人的分別免去，不再像那麼固定的清楚。那麼就可以問，人類在這時是全變成兄弟？還是全變成生人和敵人呢？幾乎沒有人要承認，人類在經營事業上是像

兄弟的。但是我們要放開眼光，觀察工業的全體，我們就可以有理由的相信，現在發生的變遷，是使起初視爲生人和敵人的人，全變成了一般的鄰人。鄰人的範圍驟然推了很廣，自然可以薄弱了對於鄰人的感情，但是在現代，則有一種顯然的奮力，去增加我們人類的感情，並且放大範圍直超過國界以外。當歐戰的恐怖時代，大家更可以看出「人類高出於各國。」

第四章 英國的工業時期

就是在英國從手工時期到工業時期的變化，剛纔起首，並且迅速的成了功。這個變化，在英國普通叫做「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並且這個名稱，從各方面去看，全能適宜。一個變遷，發生的很爲逐漸，至於並沒有甚麼重大的損失，而生活自身，已與新情形互相適合；——好像植物的變化似的，雖然時時生長，而表面上則似靜止不動，——這種變化，我們叫他做「發展」，「Development」，或「演化」，「Evolution」。但是一種變化，發生的極爲迅速，生活不能使自身，立時與新情形相合；這個變化，經過許多的混亂，或困苦，纔將舊秩序完全推翻，——這個我們叫他做「革命」，「Revolution」。然而就是在英國，我們要以爲這制度，是竟自從天上掉下，以前也沒有表徵，和

進行上的阻力，自是一種錯誤。不過在這本小冊子裏，打算把這一點詳細解說，是辦不到的。但這變化突然發生，而成功迅速，人們對於他，容易起不經的觀念，這裏也必能使讀者，把他們免去。

要想準確的明白英國的工業革命，我們必須先將在這時期起首前的各事情形，回溯一番。

農業

第一必要記住十八世紀的英國，在當時的工商各國裏，雖然已竟成爲領袖，但國內農業仍占優勢。並且這一世紀裏，英國的民族，從六百萬增加到八百萬；其中或竟有過半數，是完全，或一部分直接仰給於農業。第二，應當注意十八世紀的農業革命，大部分是以後「製造」革命的前驅，或附件。而十八世紀的英人，對於因鄉間的農業革命，發生的重大變化，比因革命工業，發生

的重大變化，注意的較早，也較精密。但後一種工業革命，對於社會的重要在吾人腦中的印象很深，恐怕我們竟自把同時發生的農業革命所占的面積，和他的價值，完全忘却。

在十八世紀上半葉，英國農業的種種情形，這裏因爲篇幅的關係，不能把他當作一個完全詳細的敘述。因爲要那樣一講，將使我們成一篇極複雜的，專門的，歷史研究。但這種重要的情形，也必能指出像「田園」的形勢和所有權，家畜的種類，和耕種用的手續和器具；與我們現在所習知的，却極不相同；簡直好似汽機飛機和牛車驛馬的比例。

這時的各種家畜，比他們的種祖，已竟稍有進步。像種類好一些的羊，大羊以生產羊毡，織衣服爲目的；至於爲生產食料，則較不注意。與近代相較，那時所畜的馬，豬，牛，和現在世界各地仍存在的野馬，野豬，野牛，並沒有甚麼分

別耕種的手續和器具，直與舊約書中所說猶太教主所知道的一樣，幾乎沒有一些的進步。用幾乎沒有金屬物的犁，只能通最淺的一道溝，然整理田地的，恐怕還沒有別種器具；草和穀，大概還用各種鎌刀去割；裝載的車，則爲極簡單而且極樸質的；穀類則或由打禾杵打出，或在板上由牛蹄踐踏出。

田地則仍由很老的諸侯制度的復活的形式掌管。這制度是惡爾曼人 (Normans) 放在撒克遜人 (Saxons) 的社會秩序之上。叛亂以後勝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分與他的擁護者大塊田地，而他們必須給他納種種費用，盡種種義務，而尤以戰時的軍役爲最重要。這些擁護者——即諸侯——仍以同一的條件，按次把他們田地的一部分，再許與別人。在封建制度的軍事組織下面，中世紀的英國鄉鎮，便自成了一個小世界；其中各部分互相聯結，又成了一個自衛的小社會。鄉鎮的中心，是諸侯的住房；房裏主要

的屋子，便是大廳。這個大廳，是司各得小說 (Scott's novels) 對於讀者很熟悉的。一幅圖畫，用爲諸侯的公堂，飯廳，和他的普通家事流行室。在一所大諸侯房裏，也常有一間廚房，食料室，釀酒室，烘物室，洗衣室，縫紉室，和小禮拜堂。諸侯個人的俸費，常常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除去管理他財產的主簿，和管家以外，還有清客，僕婢，童子，雜役，樂師，和其他寄食者。

直接屬於諸侯的田地，頗有近代田地的形式，緊靠着諸侯的房舍。但普通這塊田地，仍是分散開了，像下面所述的：諸侯的租戶，所有的自由田約一般。窮一些的村人和農奴等，全倚賴於諸侯，而爲他耕種他直接所有的田地；把他們的時光，一半爲諸侯工作，一半爲他們自己工作。

這產業的大部分，叫做「公地」，或「自由地」，「Common or open field」，耕種他們的，是獨立的農夫，和工人。其中也有兼營村中的別種工作，像

磨匠，鐵匠，理髮匠，補鞋匠，補鍋匠，等等。我們普通聽說「三田地」，「Three fields」，就是把地分做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再分為多少小塊，所以這種公地的形式，像錢尼（Cheyney）說：「很似一個偉大而不規則的棋盤，或多補綴的被子。」這些小塊田地，就分與農人租戶，和別的依賴者；並且每個人對於他的田地的出產，全有一種權利。但是他可不能自由種植，必須服從本村的普通風俗。種穫的一定時間，全由諸侯的管家指定。普通全按着種植的「三時制度」，把田地分做三塊。輪流收穫，每塊田地種二年，荒一年；第一年為秋麥，小麥；第二年則為春季收穫的植物，如穀，大麥，雀麥，豌豆，菽豆，等。公地裏有許多塊同屬於一個農夫，則他們倒要散在各處。至秋收後，所有的村人，全可以在田地，或草地裏自由畜牧。

不種植的地，仍為諸侯采地的一部分；割完了乾草，村人也可以在那裏

牧畜、小草、樹木、和棄置的地方，則成爲荒地。本村的牲畜，馬、羊、豬，全由本村的牧人看管，在這荒地裏飼養。

敘述到這裏，我們很可以明白古時的英國村鎮，和組成現代農業社會的獨立集合，怎樣的大不相同。

中古時代，諸侯制度自然經過了許多的演化。農僕和賤奴漸能取得完全人的自由；並且我們更可以找出，有些自由的農夫，是田地的實在主人；常常用他們自己的手，以工作他們的小田地。古時這一類的農夫，究竟有多大數目，還是一個疑問。然田地，則仍是許多小塊。

圍地

田產所有權，在這種混亂的制度下面，要想成一種大規模的工作，和增加出產的田地，是不可能的。老制度自然要由一種新的替代，向此時要求最

力的，乃是一「圍地」。在舊制度下面，依田產爲生的各階級，已竟組成可以叫做一種「組合」。——他們共同享受一些權利。「圍地」是表示把許多小塊田地，變成一大塊單獨田地的一種「合併」；並且除掉舊日曠地畜牧的公共權利，換句話，就是他指着，把舊日的農夫組合免掉，而個人各自經營個人的田地，——這種布置，在美國常常做一件自然的事實，在他們的「圍地法」[*Inlosure Acts*]的一個弁言裏面說：

「公共自由田地，由好多小塊，互相混雜，而位置亦甚不方便，各人取得他們的幾部分，向共同享受對於他們的權利，所以在他們當時的狀態，不能有所進益，向希望將他們分割而包圍；每一個主人，分與一塊特別部分。」

圍地的結果，使田地的普通組織，發生了偉大的進步，宜於大規模農業的專門偉大進步，也隨之出現。「腦浮農學」，「Norfolk Husbandry」——蔬菜與果實的四年輪種成功的繁殖計劃，排水的改良，施肥效力的增加，和田地的新經濟用法，——在英國的農業史上，為可注意的發現，並且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過渡時代的弊病

我們說過的只是圍地的利益，但是對於社會的利益，就是對於個人和的階級重大損失。小農夫不再有機會去自由牧畜，並且假若他要得了銀錢，以為這損失的報酬，常常是浪費了去。工人漸次失去田地的的工作，並且他們又不能在自己家裏從事於簡單的紡織；因為工業革命的變遷，所以他們的不幸，更大是加增，這一點以後詳說。圍地不過是傾向大規模出產的偉大運

動的一部分，並且按照當時的「無干涉哲學」，「Laissez-faire philosophy」，也沒有費多少力量，去預備工人爲經過這偉大的過渡時期。

這時的小田主，也頗受了這運動的影響，並且全階級，實有歸於消滅的傾向。沒有能力去擔負這樣重的質當，於是把他們的田地，賣與要得小地主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境遇的富人的試探，可以算是相聯的影響，但是用新科學的種植方法，以增加穀類的出產；於廣大所有權的益處，一定可以把他們的命運，與大地主變換。其實，經濟的趨效，這時頗向於大規模的田地；小規模的種植，比較着總有些虧折。這是保護的反面；他的正面則爲農業的進步。卑微的人，不能適於他的地位；只得用聰明計算的社會計劃，和社會動作。每個人必須注意他自己，定他自己的契約，找他自己的工作，找着或着不找，教育或不教育他的兒女，全按照他自以爲的合適等等。實際上鄉村社會的生

活的全部，根本上已經變異，不再是一個有組織的，自爲中心的團體。

製造

但是變化最巨的，仍是製造一部分。當一七六〇年，手工製造制度仍極普通。亞丹斯密於他在一七七六年發行的「國民的經濟」一書裏面說：「壹個人僱用許多製造者以致富；」他用的「製造者」那時猶是寬泛的意義，指着「藝人」或「技工」。主要的製造，爲羊毛貨物；一七七〇年，英國出口的羊毛貨，其價值直至四百萬元，幾抵出口全值的三分之一。那時製造的手術，是很幼稚的。例如紡織工業，這「製造者」必得有他的家，他的牛，他的馬，和他的家禽；他買來羊毛，他的妻，和紡織女子共同紡成線；他們再共同織成布疋，「勸工場」(Fair)賣去而享受所得的利益。因爲古時的紡車，一回祇能紡一條淺，所以一個線紡的工人，常不能完全供應一個織布工人所用。

的線。

雖然就在一七六〇年以前，製造和販賣制度的變化，已竟起首，城市裏漸漸聚了些手工工人，於是刻不容緩的，生產上分工的趨勢，自己顯出。工人覺得自己買羊毛，紡線，織布，和賣成就後的熟貨，困難的地方是正在發生。所以各種的手續，既經分開，而居中的介紹人，也就隨之出現；他們在紡工處買線，專去賣與織工。後來因為各種關係，他們不再把線賣與織工，祇和他們訂下契約，供給他們線，而要求織成的布，按照契約上訂的數目與他們，算做織成的人酬。這樣，古時的製造者，在許多方面，已竟變成了一「工人」和一「賺工資的人」；並且有時候，得依賴一個資本家，去供應他們的原料。所以許多工廠制度的幼芽，當一七六〇年的時候，就已竟發現；雖然這時的工作，普通仍用手工力，和幾個最單簡的工具。

上面講過的羊毛業的特別情形，在別種英國的手工業上大致也可以適用。除了羊毛業，次要的便是鋼鐵業，但英國當一七三七年輸入的鐵，或者到兩萬噸，或者多於他自己所出產的一七四〇年以後，鋼鐵業漸見衰減，因為這時用為溶鐵的木炭，來源幾乎用盡。至於現代英國最重要的製造，像棉花紗和線，在這時直可謂未見蹤影。

轉運

這種做成的貨物，只於能在國內經很大的困難，費很多的費用，互相轉運，運輸的能力，大見退步。一個這時的旅行家，曾謂馬路是「最可憎嫌的」，他告訴我們說，他看見四英尺深的車轍，並曾見於一英里內，竟毀車三輛。道途既這樣情形，而內外城市的貨物運輸，仍以馬為普通的工具。一七六〇年以前的進化，只不過是開鑿了幾道運河。

經濟法制

所有這些表現特質的情形，對於近代的讀者，或者以當時的經濟制爲最奇怪。中世紀的政府意見，這時形式上仍有勢力。普通有許多情形，在我們現在以爲普通法律爲適宜的，這種意見則以爲需要詳細的特別的法律。於是政府通過好多條法律去管理宗教、農業、製造、和商業。裏面有若干條，在這一點需要我們的特別注意。我們已竟知道，古代的民族，並不明白，或信仰「競爭」。他們恐怕一個生的工人，要到他們的莊裏，不規則的經營商業，使他們受害。從這一個工業範圍，徙到別一個，或從這一城，徙到別一城，全受所謂「居處律」(Law of Settlement)的限制。原來這是一種規定，於一六六二年纔通過。設假若一個工人，來到一個範圍，他必須證明他在最初四十天以內，不能仰給於本處的保護貧民稅。起初這種條律，爲的是禁止遊民，蕩子。然

實行以後，則不但影響了蕩子，直使所有要遷徙的貧民，也全變成亞丹斯密所說：「貧民要想越過一個範圍的這種人造的界限，常常比要想渡過一個海灣，或走過一座高山的山頂，還難一些。」再有一種法律，專去阻止工作的自由通行；從一種職業，不準掉換另一種，必得服從「愛利資必散的「學徒規定」[Elizabethan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謂一個人要想成爲藝人，必得按一種特別的形式，經過了七年的學徒時間。這種規定，發源於以前幾世紀的「保工會」[Craft-gilds]的規定。他的目的，是要保護各種職業的數目過多的，和方法的歧異。可是必得記住，這種規定發生了以後，照現在意義解釋的「競爭」，是不可能的事實；只能用這種風俗的或法律的限制，以保護個人的，和社會的利益。

工資

這時所有的經濟法律，其中最顯著的，或者就是舊法律把制定工人工資的權，委之於省政府。歷史家對於這種制度，在以前幾世紀的制定裏，就包括在內，究竟實行到怎樣的普遍，和怎樣的嚴酷，他們的意見，各不相同。但是或者他永遠不會完全失勢，並且無論如何，這種制定的存在，對於英國握權勢的各階級的心理狀態上，發生很大的光明。

這種法律的解釋，常常是以為僅僅受僱主的裁制，工人就要受壓迫。其實他的要旨，則頗似為保護僱工免去高的工資，並且按照實行他的精神，也頗與這種目的相合。工人在他們的工資方面，既然受了這種法律的這樣「保護」，那應，他們自己的為增進他們的地立約組織，自然以為是不重要的，並且是危險的，所以必須絕對的禁止。

一七六〇年思潮的狀態

我們的注意，要只限於經濟生活一方面，我們就不能了解工業革命一七六年的時候，剛剛起了一種劇烈的革命，統盤反對我們纔講過的法律，和政府。但是這種革命，是將各事完全牽動，要以爲他只發現於工業範圍裏，就是一種錯誤了。惹起最大反對的，誠爲對於良心上，和宗教上信仰的那些反對。次於宗教自由的政治自由，也是每個英人的欲求。即使不經劇烈的抗爭，而工業上的限制已被受納，而同時對於個人自由的情感，竟自達到狂信的程度。

在這種抗爭精神的影響下面，亞丹斯密於一七七六年出版他的「國民的經濟」爲向來發生影響最大的經濟著作。人們——他的辯論這樣說——是天然自由，和平等的。不平等全是人造的，所以得把他們除去。任人類的自然，平等即可重現。人類在職業上所需要的，不是保護，只是自由。在一種

自由競爭的制度下面個人去尋個人的利益，並且當尋他自己的利益的時
候被一種自然的和有利的遠慮引着，同時也必能增進社會的最大利益。假
若結果要不是理想上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至少也是實際上能辦到的最好
結果，並且——丹斯密這樣想——一定較好於由政府干涉能得的結果。

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或者是難取信的，說大槪同在這個時代，法國一羣
商人跑到他們的王前，反對他們工作的限制。法王聽了他們的敘述，很仁愛
的問他們要他做甚麼。照這段故事說，那時這個團體的發言代表高愛（No-
sieur de Gournay）簡單的答道：「陛下，請任他的自然，任他經過。這幾個字
「任其自然」已竟有一個世紀，用以敘述經濟哲學，或無干涉的政治，尤重
在工業，或者這個名辭，發源於這段故事，還是這段故事，由這個名詞而生，是
不關重要的。這篇故事，就使不真實，也頗有根據。

製造上的變化

當一七六九年亞丹斯密正著作他的書籍，在經濟思想上，和實行上要發生很大的影響；他的一個同志，名字叫做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也正預備工業革命的道路，用他的發明，和汽機相聯絡。

同一年裏又起首，一些連續的發明，於以後五十年以內，完全改革了織物工業；並且佔英國工業第一等位置的羊毛製造，也一變而為棉花製造。多軸紡機的發明，第一可以使線的出產增加，於是可以費比以前賤的價錢，而得到好的貨物；對於這種貨物的要求，也大為增加。於是用舊手機的工人，工作既較前為多，工資亦較前為高。但不幾年的光景，用機力推行的紡織器，就發明並且改進了；立時有許多工人，覺得他們自己，竟出了被僱的範圍。因為只有一個人，就可以看管兩產「織機」，所以每四個工人，總得有三個

被棄；非等到社會上對於熟貨的要增加，必須增加機器的時候，他們決沒有工作的餘地。並且用機力紡織機去紡織，所需要的，不是力氣，祇是敏捷；所以受僱的，常以婦人，和童子，代替了男工；因為他們的工資較低的原故。正在這個世紀，愛利惠尼（Eli Whitney）對於棉花工業，更給了一付興奮劑；他發明了棉花機（Cotton Gin）——一個用爲分離棉花和棉子的機器。棉花製造工業上，起了最大的變化。因爲特別的原故，英國這時，已竟不能建設這種工業；這種工業，大蓋在印度方面經營；但是因爲織物製造上的各種新的發明，和汽力的應用，將工業的地位，立時從印度移回英國，並且在英國的經濟史上，佔第一等地位。其他若羊毛，麻，和絲物，的製造上的變化，也得到同一的結果。

這種新機器，起初用水力推動，於是各工廠初皆發生在英國北部各地。

因其有急流可供動力之源不久汽機既已進步煤礦產額又復發展工業的中心遂能移集於「中部」各省——只要那裏有鐵，可以做機器，並且產煤，作他的動力基礎。

因爲汽機的發明，使英國煤礦的產額大爲增加，因爲煤井既已能掘鑿較深，煤礦遂能不受水的影響。煤的產量增加，鑄鐵便不用舊日的炭化手續，而能夠用最熟的溶鐵爐，所以鋼鐵工業，已竟完全改革了。這個變化的重要，可以完全了解，假若我們要記住了在現在的工業情形下面，凡是鋼鐵產額最富，並且製造機器最優的國家，就能執世界貿易的牛耳。

轉運上的變化

耕種方法上，和製造方法上，這種偉大的變化，自然對於進步的轉運，能力的發展上，與一種新的興奮公共馬路由於像泰爾福（Telford）和馬克帶

(MacaDara)等技師的指導，得到很大的進步，就從他們以後纔有築路方法的各種名稱。掘了幾道新，和長一些的運河；並且這個運動，要不是當一八二五年以後，受了鐵路制度發達的限制，一定還要擴張。就使在一八二五年以前，第一道鐵路開行的時候，汽機已竟應用到水力轉運上好幾年，並且全成了功。不過五十年的光景，英國的鐵路，便密如蛛網；並且能夠使國內的兩端，互相轉運最笨重的貨物；他的費用，還比在以前在轉運的舊制度下面，鄰省互運，所需要的，還輕的多。現在誠然可以將美國西部所產的大麥，運到英國的商場，所需的費用，較之英國當一七六〇年，平均轉運三四十哩所需要的，還輕的多。

經濟法制上的變化

舊日的工業方法，既將經過，對於舊日那些困惱的限制，遂發生一種自

由的要求，在早日對這些限制，無論有些甚麼好的價值，不過這時他們的時代，已竟過去，所以他們也只得退位。

舊日的法制，一定不是全體同時消滅。這種事實，在英國永遠不曾發現過；並且在別的國，也是很罕見的。有些法律是取消了的，有些直是死去。如同每人必須經過七年的學徒時期，纔能夠經營一種職業的法律。當十八世紀的後半葉，即已消滅。幾年以後，當十九世紀的起首，那時正發生工作的恐慌，就有些失望的工人，回轉到這條舊律，去控新僱主，說他們不該輕視這條法律。但是他的結果，只是將這條法律先行懸隔，不久即便取消；因為他是明白的不適於這種工業的新情形。於是舊日的法律，漸漸的取消，或忘記，人類也能夠按他們自己的意志，去自由立約和製造。

工律

所有那些管理工作的舊法律，必要記住他們的共同目的，並不是準要去幫助工人，只是要限制工人的勢力和欲望的發達。當亞丹斯密明白反對工律的時候，他心中的工律，乃是實行反對工作的法律，並不像近代的法律，——爲工人取得利益的工律。誠然他曾說過，凡是法律能夠使工人有時得益，一定是種公正的法律。舊日工律的缺陷，從禁止結社條例一處，就可以看出。雖資本家從起初就能自由聯合，而對於工人，則用最嚴酷的懲罰，不準結會。就使當關於工徒期限，工資的限制和貨物的檢察等法律，已竟取消或無效的時候，禁止工人聯合律，仍繼續有效。這時屢次有些工人，因爲要組織工人聯合，受了很嚴厲的懲罰，但這條法律，畢竟仍歸於消滅。

這些變化的結果

(1) 工業的恐慌 (Industrial Disturbance) 這些偉大變化的結果，組

成了工業革命，全是很可驚的。各種貨物的市場，將面積異常放大；並且製造家的心裏，當決定他們工場位置時，也不再很注意距離消費者的遠近。只要在經營上得着特別利益，便能使製造發達，至於運輸的便利，直至不足掛齒。所以各種製造，第一先集在水力的附近，以後又在容易發生汽力的附近。這種變化，普通的，並不是由於舊的機器和工廠，移到新的地點；大蓋是由於在那些有利益的中心，發生了一種有權力的敵人，直使舊一些的工廠，漸漸歸到無業可營。所以不祇於使鄉間的藝人，不得不再失掉職業，就是有些城市，已因為不及別個所佔的位置較優，也得受了犧牲。

(2) 城市的進化 (Growth of Cities) 由工業方法上的變化——尤重在由轉運方法上的變化——而得到的別個重要結果就是城市的進化。正當民族的集中，已竟有了許多美滿的結果，並且在將來還許有別種更偉大

的結果的時候；而與這種民族集中相連的流弊，已竟釀成一種在我們現代必須發生的，最重要的問題。

(3) 商業的動搖 (Fluctuations in Trade) 舊日的製造和商業制度比較着很是簡單；他的一種原因，就是因爲他那種有力的規定，今年和去年，相差的極少，生產者能夠計算社會上需要他們的出產的總額，又可以計算社會上對於他們的工作的報酬。但是到了國家的，和世界的商場，都已進化，欲求的複雜，和式樣的變化，也就各自增加。這時不再容易知道，準需要那些貨物，並且他們產出的貨物，究竟得甚麼性質，纔能使消費者歡迎。一時著名的貨物，可以引起意外的高價，新的資本家，受了那些利益的誘惑，並且舊的製造家，也忘却了他們的謹慎。於是就發生了一種貨物的充溢，價值立時大跌，工場多歸於倒閉，並且有許多工人，就失掉了他們的工作，但是只於棄去爲

公共購買力的消費的一大部分——他的工資——並不是恢復工業的一種理想方法。於是一時工人的充溢，一定隨着一時工人的非常缺乏，並且因為生活和工作動搖，更產出所有的惡劣結果。

政府消極政策的反響

我們已竟講明，伴着工業方法上的這種變遷，社會的心理上，也發生一種根本的變遷，就是關於政府對於人類事業——括有工業事業——的適當態度。這個變遷一部分，是因為一種感觸；謂人類的智慧和理性，都已完全提高，並且恰能曉得互相尊重個人的權利，但這變遷的主要原因，仍是普通全承認亞丹斯密的「中心主義」“Central Doctrine” 謂私利能限制人類的行動，為公共的福利。比任何人造的條律，全要接近，全要靠的住。現在我們就要逐細研究幾點，這種政府的惰性的定理，經過實際的試驗，已咸推倒，並

且因此，人類覺得他們自己，不得不作幾種變化。

雖然以後研究美國的工業史時，我們還有機會指去這種事，不過在這裏還是要略講一講，就是這種「任其自然」的思想，獨以在美國人民的心理中，根基最是深厚。在近代各大民族裏，或者以德意志受這種惡影響爲最輕，法國比英國又輕些；就使在英國，於十九世紀裏，已竟漸漸發展了對於工業的勢力和運動的社會裁制的需要的承認。至於在美國，他們覺悟的很慢，直有幾個批評家覺得：他們對於他們的奇異自然承繼物，幾乎失掉了他們的原來所有權。誠然祇在本世紀的近幾年裏，他們纔警覺了這個情形；並且他們對方於他們的情形，無論覺得怎樣的痛苦，關於治療的方法，他們仍很雜亂。他們地位的危險，和從早期的樂觀，與輕信，而得到的反動的驟然，很可做我們現在正經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的革命的速度，和不穩的一種最好的，

簡單解說

(1) 貨物的公共檢察——當取消之日爲檢察貨物的法的時候，是以爲在競爭上的私利自由使用下面，欺詐不能滿足要求，所以自然能夠免掉不必說，這些希望，永遠不會實現。人們或者可以在購物時，自己找尋他們自己的利益，假他們的知識充足，能夠這樣作；但是實際去說，他們的知識，並不能全充足。在舊日，一個人誠然容易決定他的購品的性質，因爲那時貨物的種類，尙不甚複雜，內容尙較簡單，並且製造他們的「手藝人」也離着「購買者」尙不甚遠。但是到了我們現在，誰能夠分別那些貨物的質品，像烘粉 (Baking-powder) 研細的香料 (Ground Spices) 和千百種易變的貨物？有多少能辨別牛乳的真偽？有多少能從水裏，查去了熱病的菌芽，和在猪肉裏，查去了旋毛蟲？對於這些，和許多別的事情，普通購者的知識，是沒有價值的。

必須用一個介紹人，並且近代商務對於誠實貨物的種種保護，有時發生了一種問題，就是或者用以下這個定理，「一個滿意的顧客，即是我們的最好廣告」能夠實現較大的利益，還是得悍然信賴容易的方法，去欺侮其衆；這個問題，已經由英國的經驗，與他下了判斷；並且他們現在的法律，有使政府的介紹人，去檢察各種貨物：像肉，和魚，雜貨藥品，牛乳，和別種食品，金銀器皿，鎗管，汽鍋，水道和暗渠，煤氣，度量衡器，——所有這些物品，全用一定普通的定理，去試驗檢察，政府藉着介紹人，必要保護人民，不受重要的危險，爲他們不能，或習慣上不去保護他們自己的。其實，人類在這一點，必定要保護他備自己，不過他們祇是利用代表他們的聯合勢力的政府，去這樣做，而不去個人爲他自己。因爲每個人，要把爲他自己的事情，完全去作，就要後回時變時代，工作的劃分，和聯合，正是進步的文化的，原因，和表徵。

(2) 工作的社會保護——在工業革命的時候，沒有地方比主作運轉對的要求自由，並且也沒有地方比他更需要自由。舊時的限制，對於主作和人家，同是一般的可厭和繁重。但是代替他們的，是自由的甚麼？利用了機器，把初要男工的地方，就能夠僱用女工和童工去工作。但是現代的機器，他的破壞生命性，直像大砲，只要人類生命進了他的道路；但是早時凡由機器而損傷了生命，或肢體，是不許的。這裏又曾坦然的以爲：私利能引導着僱主去保護工人，不受各種的傷害。這個辯論的根據，一定是斷定這個保護，於工人有益，但是這個斷定，並不是顛撲不破。

最可怪的，是早期製造者的疏忽，直使起了一種反動，來排斥這種特許，並且制定了幾條法律，用嚴厲的懲罰，而要求應當取得人道上最簡單的使命，並且早已就能夠取得，只要人類是真宜於自己去從事於無限制的競爭。

僱用四五歲的童子，工廠中空氣的不流通，工作的過久，不注意童子的教育，和許多的別種罪惡，全同樣的需要一種干涉。

公共承認這種罪惡的結果，就成了一組議院的條例，即所謂工廠條例，起源於一八〇二年，直流傳到現在。現在實行的法律，除掉了別種事實，去管理(1)所有各種危險機器裏的保護；(2)工廠裏的空氣流通，和別種衛生的情形；(3)在許多工廠裏，婦人，資格不足的人，和童工，全做十點鐘的工作；(4)禁止僱用任何十一歲以下的人，——或十六歲以下，除非他們有一種合適的證明；(5)凡女工，資格不足的工人，和童工，每禮拜六全有半天的假期；(6)每天以半日，或每兩天以一日，專去教授童工；(7)僱主必要有一種記錄簿，把十六歲以下的工人，全記在簿上，庶乎使護察者有機會去檢察那些工作的情形；(8)政府的檢察者去監視這種法律的實施。最後一款，由經驗上證明是最重要

的假若裏沒有他其餘各款簡直利沒有通過，一些也不差，先看一看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的條款，每一天定不準過了十小時；再比之舊日的學徒期限律，一個童子至少也要從早晨五時工作到晚間的七八點鐘，祇除去兩餐的時間，由這個變化，已竟明白着出舊日的法律，是以僱工的利益為主；現在的法律，則以工人的利益為主；或更向寬處去說，是按着全體人民的永久利益。

(3) 工團與政府——因為當工業革命時期，發生了工資制度，於是在那些工人方面，自然許有一種趨勢，按他們的職業的分類，將他們自己聯成組合，以為他們的利益的保護，但治理階級，則非常疑慮，並且恐怕那些下等階級，數目上既然較他們多了幾倍，或者可以聯合起來，以滅殺他們的權力；所以自從一二六〇年以後，他們屢次制定法律，以禁止這種聯合，以故，當工

人覺得團體的需要驟增，而又不許他們用公開的方法，他們祇得歸於秘密組織一途。到一八〇〇年，議院裏看出雖然有這種法律，向工人團體的實力，和數目，仍是繼續增加，更制定一種明白的法律，去壓迫他們，直曾聲明：「所有工人方面的條件，關於取得工資的增加，工作時間的減削，或任何種在工作狀態上的變動，」完全算做不合法律。

這條法律，變成這般的可惡，直使那些僱主，也有時自動的應許，不去利用他。到一八二四年經過由柏來斯（Francis Place）為首的長時期的鼓吹，並且他在起首竟有比希望還少的扶助，纔使議院自己承這條法律的錯誤，並且同時將舊日關於工人團體的法律，一概取消。於是工團，既進了法律保護範圍以內，進步的速度，實是可驚。但他們有時，仍需受法律的反對，尤重要者是極相反的決定，政府以手段去影響工團，聲明他們的聯合的勢力，是以

「貿易的限制」以增進他們的利益。到一八七五年，制定一種法律，遂明白宣布各工團的宗旨和行動，不能算做不合法律理由：第一，便是他們的貿易的限制；第二，某種行動，由一人行之算做合法，那麼由兩個人，成更多的人聯名起來去執行，也必當算做合法，只要這種行動是助進一種由工業爭論而得的二種目的。以後到一九〇六年「哈生工業爭辯條例」(The Hudson Trades Disputes Acts)更授於工團許多特權，和利益，關於罷工，抵制，選舉，等事。

並且到近幾年裏，英國更引用疾病，和意外事的保險費，老年酬金，和苦工的工資條例，所提到的，只是他的預備的幾點，去謀各工作階級的福利。

結論

我們在上面已竟指出最顯明的幾點，這個新的定理，應用在這種新的

經濟勢力上面，竟自不能適合。這種新勢力，就是創作這個革命的。這個新定理，就是決定無限制的工業自由，或無限制的競爭，必要發生普遍的效力和利益的。這種定理和勢力，對於人們，是相等的奇怪。新的定理，應許在國家工業的出產上，發生無限的增加，並在那些生產者中間，將這些財產，要作一種公平的分配。生產是已竟無限的增加了，雖然是因為競爭，也因為許多的發明，和市場的放大。但是關於這種新的財產的分配，他就不能實行他的應許了。直到用法律，將利益均等和增進了；這種情形，在這一點上，纔能持久。這種定理的反動，並不是突然發生，更完全不是一個顯然和固定的革命。英國人民的心理的「實驗和鎮靜」的習慣，已經膾炙人口。工業上的巨變，使他們將無限制的競爭，暫時承認。當這理論，在實施上的弱點，一經顯著，他們祇不過漸漸應用社會上的限制力，去變化他的動作。並且當十九世紀經過以後，

便看出這競爭定理的長處，仍繼續存留，惟他的完全形式，則不能再生勢力。所以我們以後要聽得一個人，爲私利所誘，——因爲他容易這般，——仍去引證這個定理，「田地平均，則無益」和「不要政府的干涉」，我們可以曉得；他比他所在的時代，正正的晚了一世紀；並且他不曾讀人類歷史最動人的一章，或者他就是不曾得着些利益，因爲今日的英國人民，不用社會組織的干涉，將自由競爭，作一番明日的試驗以後，已竟沒有問題的回到他所要棄的集合行動的理論。嚴厲的經驗，已竟告訴他，社會的實職，乃是用種種法律，和行動，去保護他的人民，和增進他們在實質上，和社會上的福利。

第五章 美國的工業時期

I 英美兩國工業革命的比較

各國經過工業革命，和工業時的敘述，英國的有一大部分，和他們相同。研究美國同一時期的經濟歷史，所以我們不必把作成這個偉大運動的原因，再詳細敘述。但是沒有兩國人民的和自然的特點，完全是二樣的；所以也就沒有兩國，恰受同樣的工業大變化。美國的經濟歷史，一部分是應用自由競爭的定理，但因爲得到像英國的經驗，遂新加上些許政府的干涉。這種不同，所得的結果，便更不相同；所以我們最好是先研究他們不同的各點。

不干涉主義，在美國或者比在英國更爲得勢，英國的政府，永遠不會不去監督和管理許多「生命的趣味」——括有宗教。兩國所得的結果，有些

地方是平等的，有些是不一樣的。猛然一看，很像美國的經驗，並不去嚴厲的委罪於政府的保守政策，像英國的一樣；更可以發生一個問題，即我們從英國的工業主義所得的結果，究竟是對不對？對於自由競爭的嘗試，那一國比較着明白些？

必要記住，英國革命的困難，是兩種；他的原料，也是兩種不同的原料。第一，是因為這工業變化的速度太快，面積太廣；第二，不是因為變化的本身，是因為變化所具的形式，和在實行新工業上面的制度。換句話，就是一個因為變化，別個因為無限制的競爭。關於工業生活上自由競爭的影響，我們要想得一個公正的結果，必須將這兩種原因，清楚的記住。

過渡困難的比較

我們已竟知道，在英國從舊的秩序，到新的秩序，是怎樣的困難。在美國

則此難較輕，或直說他們並沒有甚麼過渡；因為工業革命的起首美國幾乎尙不曾發生製造。應用多軸紡機，機力紡織器，和汽機的時候，他們的工業幾乎還沒有萌芽。所以工廠制度，從起初就好像一個自然的制度。從手工業到機力製造的這種變化，所得的結果，和在英國發見的相同；但在美國，這種變化的限度很小，幾乎不曾引起公共的注意，並且被擯棄的藝人，有更大的機會；因為生活情形的不定，更容易在當時的新工業裏，找尋位置。所以這變化在英國，是一個革命，在美國則是一個演進，——不用破壞的建設手續，因為也沒有什麼可以破壞的。

實行競爭的困難的比較

在自由競爭制度下面，英國的工人，屢次受了損失。美國的情形，則與此不同。因為美國當工業革命的起首，正像他的工業的幼稚減了輕這變化的

苦痛；更因為他的領土的廣大，減輕了競爭制度的困難。平常的美國人頗不能看出美國進步的容易，與別國不同的地方；這個相異一部分，因為美國的人民，不是近代從別國遷徙的移民，就是那些殖民的子孫。將美國人民調查表冊，與歐洲各國的相較，就可以看出歐洲城市的居民，非本地產的，總佔少的比例，美國則常佔很大的比例。一八八〇年的戶口調查，見出美國只於本地居民的一半，是本地生產的；而別國民族的一大部分，是由童子長成，那些童子，普通的一定在本國生活。一九〇〇的表冊，同樣顯出各州的居民總數，不是本地生產的，幾乎要佔全數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一〇年美國第十三次戶口調查，看出合民族的百分之十四又十分之七，是外國生產的，其餘的百分之二十一又十分之七——或全數的百分之十八又二分之一——不是從本地原始，總數為百分之三十三又五分之一。並且美國的歷史，除掉最近

幾年不算外，美國的工人，永遠可以得到賤價的，或真是自由的田地，以維持他的獨立生活。在現成的殖民，與容易獲得業主權，兩種情形下面，既然沒有反抗的影響，競爭的向下壓力，決不能自己生出製造上的各種結果，雖然我們可以說在美國競爭，從起首就有規律，不是由於法律，是由於我們剛講過的那些偉大的工業勢力，和機會。

但是這種影響，不能夠永遠有效。他們的領土叢廣，終久是要有限制。美國的「邊地」，已竟永遠消滅。他們已竟走到各種方法的歧路。以後他們的信賴，必須將自然的豐富除外，去放在另一種工業上。因為自由田地逐漸減少，東部的勞工，雖然沒有絕對的降低，但已受生活情形的壓力，改削了他們生活的普通標準。財產和讓與已，竟到了極端，在各種社會階級裏，全很普遍，甚至所有那些有思想的人，全能了解這種情形。像在勞倫斯（Lawrence）

馬塞求斯 (Massachusetts) 和克勞瑞度 (Colorado) 各部所發現用軍人干涉的「工潮」可以證明他們並沒有逃出——將來或更沒有逃出的希望——人類裏邊同各種相異的現象的阻力。他們逃出最壞的結果已竟好久，即是很大的幸事。

近代工業的集中與完成

我們早已討論了「競爭」在工人方面的影響，並且去找尋這些影響的蹤跡，英國的歷史已是特別有益，然而我們找出「競爭」在僱主方面發生的影響，則莫如查閱美國的歷史。因為他們位置的特別環境，僱主競爭的結果，較之歐洲各地發達的較速。他們雖然屢次與工人有戰，竟引起對於工作的公共興趣的一種感想，竟自組成團體，聯合起來以抵制工人的要求，並且在那一方面，除掉近代競爭的結果，幾乎使他們免去他們在事業上的相互

關係。

我們剛纔指出的對於減少工人苦痛的各種材料，對於僱主不一定也有同樣的利益。限制他們資本的增大，當使他們必須竭力相戰，戰爭起了一次，戰爭的分子少了一些。因為舊敵人既已推倒，這些成功者的戰鬥方法，遂更精，戰鬪勢力，遂更厚。所以愈向後，要想希望相戰的成功，愈得有大些的戰鬪力。固然也有些工業，並未發生集中的傾向，但是對於大多數表面增加數目的工業，仍能適合我們的敘述。所以無論他們的工業和民族的數目怎樣增加，有關係的競爭者，於許多工業裏，全發生很可注意的減削數目。我們從美國的第十二和第十三兩次人民調查表裏，引用一個最顯著的例，於第十二次戶口報告裏，發見如下一段：「現在許多大工業，受一個管理的傾向，可以由一八九九年炭的產額的統計而說明，焦炭的產額總數，增加了百分

之九十六又十分之二；各種產物的價值已經增加到百分之百十五又十分之七；但實在建業的數目，一八九九年的報告較之一八八九年，不過增加三十三處——或百分之十又十分之六——從第十三次的調查表，我們看出自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九年，焦炭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又十分之五；各種產物的價值增加百分之二百五十六又十分之九；應用資本的增加，爲百分之三百十七；至於建業的數目，據報告，只增加百分之三十又十分之七；這便是正在進行的工業數目增加的程式。

小生產的競爭於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十年裏達到他的最高點，以後就管他叫做「最後」的競爭。要不是有自由的田地，未發展時原料和各種發明的屢次增加，一定免不掉有大損失的結果。從那時，工業界競爭果斷存關係數目，或絕對數目，即突然大減。一九〇九年，第十三次工業調查表，

就是以各種營業，每年報告的出產的價值為基礎，而成爲一種營業的分類表。見出各種製造的價值，爲一個最高階級出產的，當全數百分之四十五及十分之八，每年報告達一·〇〇〇·〇〇〇餘元；同樣爲兩個最高階級所出產的，則當全數百分之八十二又十分之二，每年每個報告，各達一·〇〇〇·〇〇〇餘元；同樣，全數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又二分之一，是被僱於一個最高階級，而被僱於兩最高階級之合併者，則當百分之七十四又十分之三。並且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九年，一個最高階級和兩個最高階級的合併，兩方面對於生產的價值，與工人的數目，皆有增加的分數。

從一八九八年——即一八九三年起首的工業重要恐慌的結束時——到一九〇七年幾年裏，集中的傾向，最佔勢力，許多美國的最大工業，全從這個時期誕生。同時的另一種結果，即美國商人的哲學，起了一種有趣的

變化。以前他們是沒有問題的服從這個靈感的定理。「競爭是職業的生命。」自從組織了「十億元的鋼鐵公司」和別個同等的巨大公司，纔發生了接近的狀態。到近幾年裏，有許多大工業的經理，和社會家，已竟同聲主張：職業的生命並不是競爭，而是「合併」或「聯合」。這種要求的定理，我們留着別的專書去講，這裏我們提出，只是爲注意這種商業哲學變化的起始。

近代傾向大規模工業的運動，已竟是另一種現象。除去工業的集中，又加上一種發生很快的「工業的完成」。早時，一種出產的幾部分，或幾種有密切關係的職事，總是用數個分離的商業去代表；到現在看去還是併成一個大商行，由一個機關管理，於進行上很有利益。所以像「普通油業公司」是天然油的大出產者，用他自己的導管，將天然油的大部分，運往各鍛鍊所，自己製造他的助物，像硫酸，箱，瓶，罐，等物，以備販賣，出產無數種的煤油，汽油，

擦油、白蠟油、石腦油等等，並且將他自己的熟貨，用他自己的轉運器具——括有一隊商船——運往國外的商場。

商權壟斷

工業的集中，可以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從聯合而成的不完全集中，完全不能減少了競爭，更可以增加競爭的嚴厲。他祇於把事業歸於能夠在互相傾軋的競爭的惡劣情形下面，繼續進行最好的那些生產者。但是一種工業，要是完全的集中，即是他的全體要受一個人一羣股東，或一個團體的限制。凡一種商業，到了這種狀態，或近於這種狀態的時候，一個簡單的團體，就可以操縱一家出產的供給，於是也就能夠操縱他的價值，這種商權，就算受了壟斷。

凡是集中傾向最強的國家像在美國，我們自然可以懸想那兒完全集

中或商權壟斷的傾向，也必最強，並且美國的經驗，好像就能證明了這種懸想。所以美國人民的面前，現在發生了兩個大的問題：第一是與工業的集中，及完成相聯，即所謂「托辣斯」；「Trust」；第二是與完全集中相聯，就是「商權壟斷」。在近幾年裏，祇於是叫做「自然的商權壟斷」(Natural Monopolis)的，發展的最速，也最可驚。自然的商權壟斷，不在乎社會的欲望(The will of Society)而在乎職業自身的經濟性質(The economic character of the business itself)例如所有轉運權的壟斷，和交通權的壟斷，全是這樣的。在我們現代商權壟斷問題，特別發展的原故，是因為祇不過在五十年以裏，已竟完全發展了世界全部的轉運制度。

II 美國裏競爭的社會限制

美國的法律

我們已竟注意，並且解說了因爲工人的苦痛和墮落，在英國惹起反響，向贊成政府的一種積極政策；在美國則並不覺得那樣快，和那樣重要。所以起初他們並不特別需要一種工律，去治理工人。然向同樣的情形，終久要得同等的結果；美國到了現在，大蓋已竟有一種斐然可觀的工律，專去保護工人，和增進工人的福利。馬塞求斯州是有工業興趣的各州的首領，自然是最先制定這種法律的。美國這種法律的散布，可以說明我們已竟講過的定理，因爲普通是跟隨着工業的發展線，像從新英格蘭（New England）散佈到西方和南方。

然而近幾年裏，因爲各州的榮譽，和社會思想的加速，已竟引起沒有什麼工業的各邦，去仿制他們工業的鄰邦的工律，並且在廿世紀開頭幾年，已竟有差強人意的進步。雖然就是這樣，美國研究社會問題的學者，仍是很憂

愁的以爲他們對於進步的民族，已竟落了下風，不能到更高更人道的文化，并且起初他們曾引以爲自豪的領袖資格，已竟從他們轉到別個手裏。至於他們的偉大經濟原料，仍需要外人的工作和投資；這種誘惑的起首，說是因爲他們對於工人的福利，不甚注意；所以雖然強健了資本，可是挫弱了工作。

工律的意義，發達遲慢的，以南部的幾州爲特甚；當十九世紀的後三二十年裏，東北部對於他們有很大的投資，尤以新英格蘭爲最。看出凡是與新英格蘭的高塞求斯州和別州競爭織物製造的各州，重複了好多早時英時英國經驗的最黑暗記錄。那時他們對於各舊州，所得到暫時的利益，輿論便趕緊齊聲反對，犧牲了南部和馬塞求斯的工人的全體的永久幸福，以取得暫時的工業利益。南部各州，所具的好處，誠然有些是原於氣候的適宜，原料的接近，和舊機的廢掉等等。假若實行好的工律，新英格蘭的較好工作市場，

仍不能與這些長處相抵，他的較厚的專門資本，而有較低的利息擔負，他的較輕的運輸的消費，他對於消費者的接近，他的挾助生產的習俗等等，對於新英格蘭州，雖然暫時受了嚴重的損失，但他們貨物的生產，定能有利於社會。南方各州，不顧許多特別的困難，關於不祇於增加消費的總額，而謀更高更長久的利益，已竟踴上新英格蘭和馬塞求斯；並且這個運動，必要繼續。

但是除了個州的法律，聯合的法律，也可的挾助他們；假若一九一六年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新的「聯合童工條律」(Federal Child Labor Acts)末了能受政府的承認，而實行。這種法律，稱爲一種新的「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禁止國內各業，若開礦，掘石，商店，工廠，和食物製造廠，等不按照「聯合童工律」的規定，而僱用童工。這些規定，是十六歲以下的童子，不準僱去開鑛，或掘石；十四歲以下的童子，不準僱去在商店，工廠，

或食料製造廠裏做工，並且從十四歲到十六歲的童子，全不準做夜工，或八點鐘以上的工作。這個法律，在美國的社會法律史裏，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禁止劣貨的法律

對於劣性，或冒牌的貨物的注意，英美兩國，也各有不同的準備。並且美國確然需要關於此事的幾種動作。他們對於自由競爭，所產出劣貨的加多，即在英國諺語價謂「物賤則偽」(Cheap and Mean)不祇於覺得痛苦，就是他們自身，也和世界各地一般，有許多防害生命及健康的贗造物。他們看見在英國因爲工作的利益，將自由競爭的定理，完全推倒的事實；再加上將國家與各州的權限，精確比較的事實；或者他們大部要承認政府有檢核貨物的責任。在近數年裏，他們對於這一點，已竟特別注意；聯合政府與各州，已竟極力防止劣貨的發生。所以他們聯合的勢力與責任，在經濟問題裏的

興味，很像要實現好些的結果。

商權壟斷的社會制裁

組織的社會，對於工業的適宜關係問題，沒有較「商權壟斷」更複雜，更難解決的了。其中以我們叫做自然的那些商權壟斷，爲尤甚。從這裏，更可以使人們明白，不干涉的哲學與實用，決不能加以安全的承認。裁制這些商權壟斷的各種試驗的歷史是長而且複雜的，但是我們亦可以把他們明白的分作三種方法：加力競爭的試驗，公共裁制的試驗，和公共所有權的試驗。

(1) 加力競爭的試驗——商權壟斷問題，剛一發現的時候，社會上的普通觀念，還是以爲私利的普遍，必能得益。所以在這種新工業範圍裏，自然要想增加競爭的勢力，鐵路、的專利證、市政公司的專利證，全是隨便的，或竟魯莽的頒給，相信這樣可以取得競爭的穩固。但是他的結果，凡有商權壟斷

的地方，決沒有競爭的存在。於是這種穩固競爭的試驗的歷史，完全是一篇失敗的歷史。他的原因，祇簡單一說，我們就可以明白。紐約政府發給「西岸公司」(West Shore Company)一種鐵路專利證，他就與「紐約中央公司」(New York Central)的鐵路，建設一條並行的鐵路。紐約政府應許這種專利證的時候，打算用鐵路永遠不售於敵人的刺激，以增加和固定競爭的勢力。但是經過幾年慘淡的價目「戰爭」，於一八八五年，新鐵路就租與「中央公司」，時期為四百七十五年。同樣的經驗，屢次重複；試驗幾次，便幾次得到這種經驗。

(2) 公共裁制——解決由自然的商權壟斷而引起的社會問題。第二種方法，就是公共裁制，或管理。五十年前「農會」(Granger)運動發生的時候，已竟起首嘗試這種方法。那個運動的初起，祇不過是農人一種無組織的

暴動，以反對鐵路的罪惡；但到後來就發達成一種有規律的運動，於一八六七年，創立中心會社，「愛護農業會社」(Order of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普通叫做「農會」。這個團體在政治上的影響，使中部和西部各州，祇得制定法律，以限制鐵路的價格，和別種行爲上的制裁，以約束道路。但是這些法律的大部分，全沒有道理，不久就完全廢掉；因此，運動的自身也，失去一時的信用。但是他的大部分，是很有根據的組織；重新運動的結果，便創設了各州的，和聯合的，鐵路會議；有各種評議，監督，和管理的權力。二十世紀的初年，見出對於公共商權壟斷的更進一步的公共裁判，從休斯先生 (Mr. Charles E. Hughes) 初爲聯合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的副院長，以後爲紐約的州長，和他會裏的幾個首領，經過一審強烈的相戰，終久使他的州裏，組成一種「公共事業會議」的法律，並且授與他們實權。別的州裏，也

坐仿紐約的實例，不久的便顯出很可靠的希望；雖然把所有權及管理權存在私人手裏，也可以用社會行政的裁制，以解決商權壟斷問題。

對於管理的可能性的信仰的增加，直到一九一四年國會通過的法律，纔受一番打擊，建設一個「聯合工業會議」(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他的責任是管理「托辣斯」——或大的工業組合——很像「全國商業會議」(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和各州的「公共事業會議」(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所擔負的管理鐵路和別種企業商權壟斷等責任。

但可必要承認以後實行公共裁制政策的困難，不祇於在鐵路上是這樣，就在許多「地方的自然商權壟斷」也是一樣。但是從「美國國內商業會議」的年報裏，可以屢次看去那些鬧綿的公司，僱用最高的法律學者，能

有最巧的躲避，和最有力的報復。

(3) 公共所有權——前兩個方法，要想實行任何一種，全有很大的困難；大部分美國的國民，便全贊成自然商權壟斷的公共所有權，用或不用事業的政府管理。於地方的自來水廠一事，普通的已得實行，漸漸有些城市，更有特別種地方事業，也自己收回的，由工業的和政治的會議，誠然可以得地方商權壟斷的形式，並且同時用同種的方法，禁止別個接管。這個問題很大，因為這本書的篇幅和宗旨，我們不能把他加以詳細的討論，所以這裏，我們的結論，只於指出今日商權壟斷問題的解決，是介乎公共管理和公共所有權，兩種方法之間。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完稿。



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初版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版

●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二分半●

●一之系學濟經●
人類經濟進化史略
(全一册)

版權所有

著者 Ely and Wicker

譯者 邵光謨

校審者 黎明學會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分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泰東圖書局
南京太平街
長沙南平街

